

悼胡光熹將軍

李昌來

胡光熹將軍是我來往最密切的一位朋友，相知深，彼此瞭解也最透徹。其夫人黃麗輝嫂，是一位大家閨秀型品德高尚的賢妻良母，前年（六十七年）五月二十七日，內人邀請龔愚（樂愚）夫人及麗輝嫂等在家小酌，飯後，年屆七十三歲的麗輝嫂指着腹部帶笑地說：「肚子日見漲大，有點不好見人之感」，之後，彼此俗事忙，未見面了。同年八月二十四日（星期四）下午，家裏的電話鈴响了，接聽之下，對方是光熹兄帶着沉痛的口吻告訴我：「麗輝已於一週前，住入三軍總醫院，因子宮瘤開了刀」，我急忙趕到醫院三〇七病房，看見病人開刀後精神萎弱，尙能與我們談話，光熹兄送我走出病房時，細聲附耳說，醫生告訴他，麗輝嫂患的是腸癌，只能希望有六個月的生命。光熹兄顯得慌亂，有點神不附體之態，他原來在海洋學院、東吳大學及淡江文理學院等院校兼課，他說，他的記憶力全失，內心惶恐，不能再教課，並已將各院校在暑假後續發的聘書，全部退回。於是他日夜守在病榻左右，照料湯藥，謝絕一切應酬，足不出戶，痴痴呆呆，目睹其漸漸萎謝的愛妻，悲痛欲絕，在苦難中熬

過了八個月，於去年（六十八年）四月二十八日（星期六）下午二時麗輝賢嫂嚥下了最後一口氣，與世長辭了。從此光熹兄，心神恍惚、顛頭倒倒，只說「我活著再沒有意思了」。當今之世，夫妻間能有如此恩愛、心連心、命連命的，能有幾人！

光熹兄之獨養子大之世侄，體格魁偉，聰明俊秀，畢業於國立台灣大學土木工程學系，與李曉玲女士結婚，生有旭、棟兩女，留美得到高級學位後，現在美賓州州政府公路局任工程師之職，工作安定，生活美滿。去年回國侍奉母病，並親自料理母喪。留台三閱月，念其老父隻身在台，無人照應，乃辦妥赴美依親手續，於去年七月二十一日，伴隨其父經洛杉磯赴費城奉養，當時我適留住洛杉磯，咫尺天涯，我與光熹兄兩位老友，錯過最後一次見面機會，徒呼負負。

工兵學界傑出人才

光熹兄家庭，係長沙望族。他的母親是革命元勳黃興（克強）先生之胞妹，麗輝嫂是克強先生之侄女，現在台灣克強先生之女公子立法委員

黃振華女士，是光熹兄之表姐，也是麗輝嫂的堂房姐姐。光熹兄生於民前九年（一九〇三年）九月二十九日，享年七十七歲，民十六年冬，革命軍北伐時，光熹兄自長沙雅禮大學輟學，矢志從軍報國，考入中央軍校第六期交通科，於十八年畢業後，參加留學考試，於十九年夏赴英國留學，畢業於英國軍校，以習工兵為職志，爲着打好科學基礎，考入倫敦大學大學學院（University College）土木工程系深造，畢業後，再入英軍工兵學校，學習工兵，在英留學九年又半，於民二十八年元月離英回國，參加抗日戰爭，先在軍委會任秘書，協辦英文文牘，因其軍事學術優良理工科學根底又好，職位因之節節上升，依次出任工兵團團長，軍政部城塞局少將處長，秦葫港口司令部副司令，工兵署器材司長，來台後，任東南補給區副司令，基隆港口司令部代司令，工兵署副署長，工兵學校校長及工兵署署長等職。一九四三年曾隨楊杰將軍率領之軍事代表團爲團員赴英國訪問，歸途時經北非觀戰，停留開羅期間，因電車車禍壓斷一腳趾，幸無大碍。

觀光熹兄平生的學經歷，做到了工兵署署長

、工兵署長掌理國軍全體工兵軍官人事之任免權運用全部龐大的工兵年度預算，在工兵兵科中職位上已做到了登峯造極的地步。港口單位、器材司及補給區機構等都主管財務經理，一般人或可因之致富，光熹兄潔身自愛，在不到退休時，在工兵署長任內，感覺職責繁重，恐有遺誤，提早於五十三年申請退休，以退休金無法維持長久的生活，乃在各大學院校兼課，賴教課鐘點費謀生，每天在公共汽車上，東奔西趕，每週兼課時數，常超過三十堂之多。年前其夫人患病之醫療費用，幸賴於三年前政府因需要，收回他所佔住的中山南路十七巷之眷舍，得到一筆搬遷建屋費用，得以支應。麗輝嫂之喪事，開悼時，親朋故舊，悼唁者絡繹不絕，而光熹兄拒絕收受任何人之賻儀餽贈，他說我胡家的喪事，何能打擾人家？能到靈堂悼祭，已經銘感無涯了。胡嫂的喪事完畢後，他所領到的遷家費，想已用盡。到頭來落得個上無片瓦，下無插針之地而且囊空如洗的地步，乃跟隨大之，前往美國依親去了。

留學英倫一段佳話

光熹兄無不良嗜好，僅有兩項戶外和戶內的消遣。在戶外他喜愛網球運動，五十多年前，就讀長沙雅禮中學時，即喜愛網球運動，在球場上前後左右奔馳，穿着白色網球服裝，貼身的套頭衫，白色嗶嘰長褲，輕快活潑，翩翩一美男子。他的網球球技美妙，曾於一九三五年獲得倫敦大學的網球冠軍，他很高興，當時的留英同學，亦曾引以為榮。來台後，他經常的網球伴侶是皮宗

敦兄和黃宗實兄等，聽說郭寄儒將軍與蔣堅忍將軍也常與他搭檔練球，去年他妻喪後離台前，雖然謝絕了一切應酬足不出戶，打網球却是一項例外了。光熹兄不善飲酒，又不抽煙，更不打麻將。室內的唯一消遣方法，是橋牌遊戲，與我有同好，我們的橋牌朋友，是樂愚兄及龔夫人青蘭嫂、麗輝嫂、蔡慶華將軍等少數幾位而已，初來台時，我們曾日以繼夜玩橋牌，在夏天時，開着強力電燈在室外院子裏挑燈夜戰，往事歷歷在目。現在時過境遷，樂愚兄已於四年前死了，慶華兄早於八年前謝世，如今光熹兄和嫂，又次第的離開人世，我的橋牌朋友，都已凋謝，撫今追昔，悲痛欲絕。嗚呼，雖然我在以上諸位友好中，年齡小了幾歲，幸未早死，歲月的齒輪，不停地在打轉，光熹兄，你們先去了，安知我不會隨時的跟着你們來咧！

一生耿介伉儷情深

六十九年二月六日下午三時，家裏的電話鈴聲又响了，接聽之下，辨悉對方是光熹兄的朋友李克昌兄，沒有等他講話，我就開口問光熹兄的近況好否？我於去年九月回國後，於同月十四日，立即去信費城光熹兄處，翻閱該日我的日記裏有這樣的一段文字：「……胡光熹旅美情形如何？甚念，下午寫信給以安慰，光熹一生廉潔，為人正直，是我朋友中的一位至友，遭遇妻喪後，精神恍惚，意志消沉，開悼時，不受親朋之奠賜，耿介如此，在今世很難找到像他的第二個人了，能不使我致敬！」去年十月二十四日接到光熹

兄同月十七日回信，內中有一段是這樣寫的：「弟誠不幸，禍從天降，自麗輝患病，醫生私下告我，她將只能活到半年，當時弟聽了刺激極深，神智失常，以後日甚一日，至今迄未痊愈，以致影響大之本人及全家，弟明知而不能解脫，誠屬不幸。」因為我掛念光熹兄的安危，正想再寫信給他，祝福他春節快樂。我在電話中想到以上情形，所以我就急不及待先行發問。克昌兄說：「不好，他不在了，上月（一九八〇年元月）三十日下午三時去世的。」我受不住這個突來的壞消息的打擊，頓時五內如焚，心如刀割，不禁熱淚奔流，在電話中對着克昌兄沒有禮貌地放聲大哭起來了。我一邊痛哭，一邊追問，害的什麼病？克昌兄補充說明，他於三日晚接到大之的越洋電話，說是他爸爸因心臟病突發，挽救無方。嗚呼！像這樣一位好人，竟如此的結束一生，光熹兄的死，毫無疑義地是為着他的愛妻麗輝嫂之死；而突發心臟病的，他們結婚已超過半個世紀，夫妻雙雙先後在短短的八個月內逝去，恩愛鴛鴦，現在已在地下又重聚了！嗚呼，光熹兄，你的後事，大之侄定必在費城為你作了妥善的安頓，在北有你的朋友李克昌兄，劉余三兄與諸友好，於二月八日（星期五）下午一至四時假台北市南昌街十普寺為你誦經超度，到場悼祭的親友甚多，你生前做到了工兵的最高單位主管報效國家。又在著名的大學院校裏出任十多年的教授，教育青年學子，聲望之隆，在武為將官，在文為學術地位崇高的教授，享壽達七十七歲，已達稀齡，且有大之侄繼承遺志，光耀門楣，你可無遺憾了。